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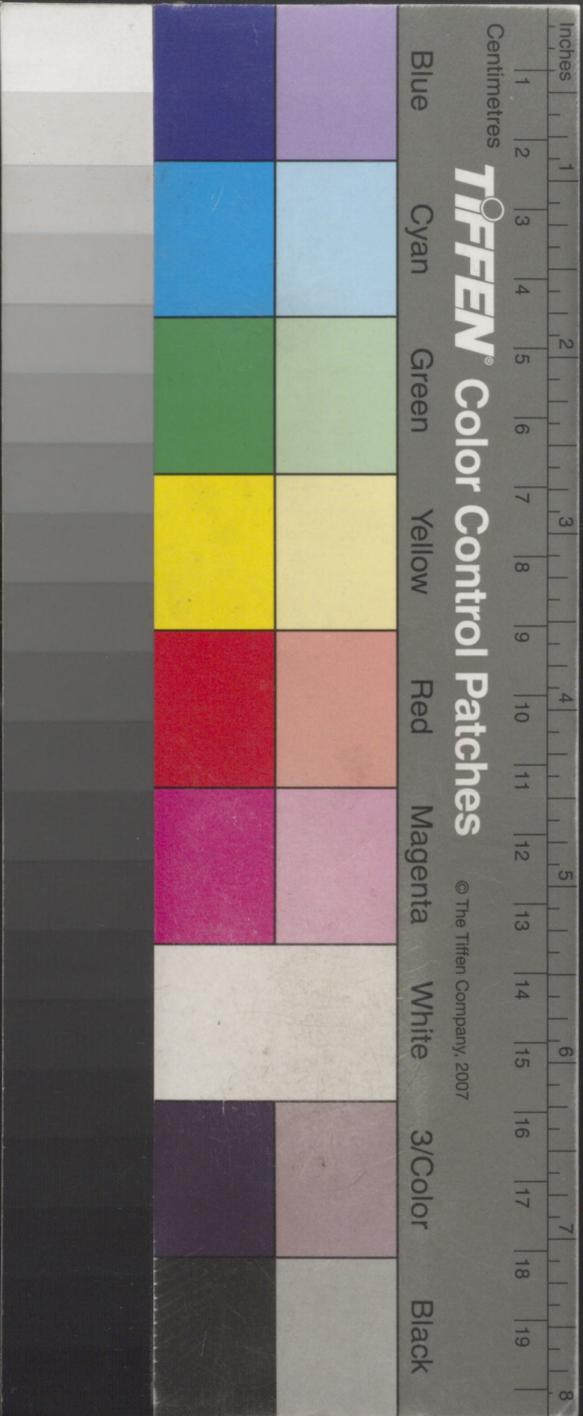


1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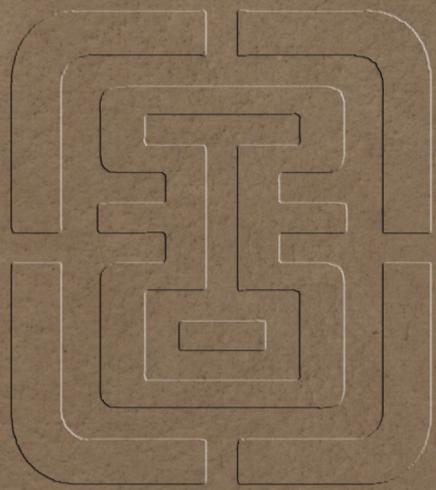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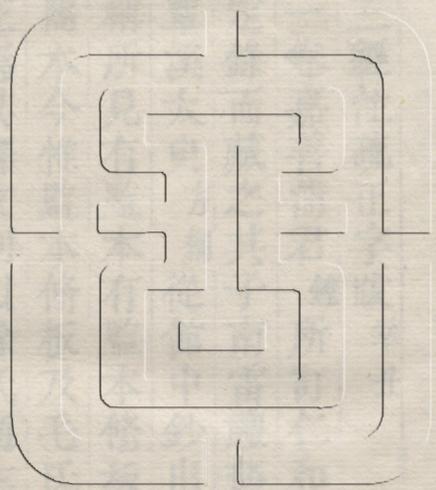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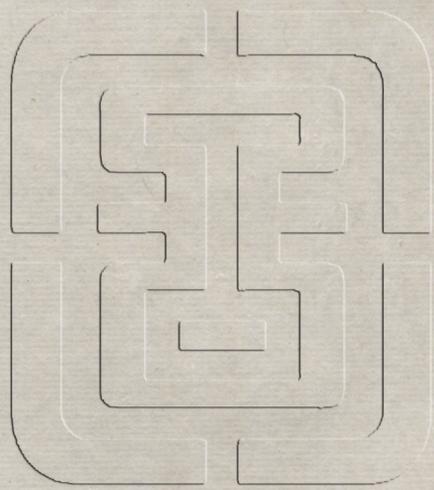
抱經堂文集

三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辛丑

是書八十一卷嘉善善浦君錢所訂仁和沈荻園先生廷

芳覆加審定錄而藏之其子南雷禮部世燁上之四庫

館大興翁覃溪太史方綱從館中鈔出一本余獲見之

前有敘錄稱所見有監本有監本脩板有陸氏閩本有

毛氏汲古閣本今惟監本脩板及毛氏本行世故就此

二本之誤正焉其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校又取宋

玉山毛氏六經正誤之說訂其得失此其大指云爾余

初得日本國人山井氏鼎所撰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考文深喜其遵用舊式據古本宋本以正今本之誤然特就本對校而已其誤處相同者雖閒亦獻疑然而漏者正多矣且今本亦有絕勝於舊者不能辨也是書所校正視彼國爲倍多且凡引用他經傳者必據本文以正之雖同一字而有古今之別同一義而有繁省之殊亦備載焉此則令讀者得以參考而已非謂所引必當盡依本文也蓋引用他書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或彼處是古字或先儒之義定從某字若一依本文轉使學者讀之不能驟曉則莫若卽用字義之顯然者爲得矣至字音之用反語起於魏晉閒反與翻

音義同故胡身之注資治通鑑卽用翻字今則依說文玉篇等書之例普改爲切殆以反作如字讀爲語忌也其書微不至者不盡知釋文之本與義疏之本元不相同後人欲其畫一多所竄改兩失本真此書亦未能盡正也又未得見古本宋本故釋文及義疏有與今之傳注不合者往往致疑此則外國本甚了然也又於題篇分卷本來舊式多不措意或反有以不誤爲誤者余有志欲校諸經已數十年晚乃得見此兩本其善者兼取之以彙成一書而後無遺憾矣 乾隆四十六年元日甲戌書

郭氏傳家易說跋

辛丑

此宋郭雍子和之所著也其爲說皆平易正大有益於治謂以氣運而言盛必有衰治必有亂然在君子則自有保泰持豐之道故云吉凶之道貞勝者也正則勝而常吉不正則勝而常凶此蓋與君相能造命之說相合其釋損彖云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又釋豐六五云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沛沛之失皆篤論也以六十四卦爲文王所重謂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又謂

歸妹所歸者妹也非從姊而嫁孔子言天地之大義娣媵豈能具此義哉其善於持論多若是此書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分爲十一卷釐然爲完書但繫辭傳說卦傳郭氏亦本分章段故有前章此章之語且有與朱子微異者而今本缺之漏也庚子臘月余在京師閱起明年二月九日在山西訖功因書其後

融堂書解跋

辛丑

此宋淳安布衣錢時子是撰嘉熙中以喬行簡薦得官下嚴州取其所著書以進此其一也向來疑書序者以書本不待序而明而此書獨推闡入微信非夫子不能作至於經文一切無所更改而節次不差脈絡通貫其

說武成康誥足以洗憑臆紛更之謬謂武成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閒隔皆武王之言序所謂識其政事是也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其頑民已定議遷矣乃始以其餘民封康叔故在康誥之首至其說洪範也謂建極功夫全在敬用五事若次五之建用皇極專爲斂福錫民而設庶徵凡六自五者來備以下明雨暘燠寒風之證自曰王省惟歲以下明時之證語皆一正一反昭然甚明此等議論皆能自抒己見批卻導窾後學得此蓄疑可頓釋矣唯顧命伯相命士須材疑其不爲喪用又疑側階將近內寢豈執兵之大夫所可立或當立於堂此則猶未審耳喪事所須不可經營於無事之日故舊君

之終卽當預爲新君之地記曰國君卽位而爲禘天子寧獨不然古者宮府一體不爲私嫌况奉宣顧命之日內人無事往來北堂立於側階胡爲不可是書二十卷從永樂大典鈔出缺者僅三篇梓材在其中惜乎不知其解又云何也 乾隆四十六年閏月二十三日東里盧某書

呂氏讀詩記跋

丁酉

釋經雜而不貫與隘而鮮通兩者均失之東萊之爲讀詩記也一字一句必本其所自而不以自尊其意所不取而可備一說者亦附注於正解之下以俟夫人之自擇焉蓋其織綜之妙合眾說如一說既不使異說得隔

閱其間而其近是者又未嘗盡棄也斯非釋經之善者乎公劉次章以下雖未及重加整比然固出東萊手所纂輯也東萊所自爲說比眾說下一字條例固云然乃書內有卽繫眾說後稱東萊曰者參差互異余壹從條例正之他不敢妄增損也余初得明神廟時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脫兩葉陶孝廉衡川湘從嘉靖閒舊刻鈔補足之余既喜是書之詳贍而無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見屬二三友人爲余寫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稱爲宋刻余驚喜亟取對校則知神廟閒本頗多脫誤小版本字多用分隸體神廟閒本易用今字且更有妄爲撰造者然小版本實卽嘉靖閒四明

陸鉞所校鐫也書中唯一處尙未刊去其名故知之二十七卷中兩葉亦係鈔補則知嘉靖初印本神廟時卽已難得矣使余但據神廟本傳鈔則仍爲未完之本冥冥中有若惜余之徒勤也者而以其善本畀余然則余之受賜誠多矣以鈔者不一手不能盡復其舊余閒取小版本古字畧注一二於旁其沿宋刻之舊歟是未可知也助余校讐者江陰趙茂才敬夫曦明也小版本尙有譌以余所鈔本視之爲更勝矣

王厚齋詩攷跋

庚午

漢賈景伯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今其書不傳厚齋王氏乃從三家既亡之後區區於羣書所引零章

斷句掇拾而成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夫三家之學誠不
如毛公之精然竝行於當時立博士諸儒傳授各有源
流非鑿空妄說比而今皆失墜莫覩其全幸此書所輯
得以考十一於千百三家中唯韓詩差詳齊魯則皆寥
寥無幾矣惜哉明人有偽作魯申公詩說及端木詩傳
者故爲文蝕簡脫以示可信時亦有覺其偽者得此書
以相參驗其偽乃益明則此書誠學者所當寶貴也余
又觀近時人往往見古人所引詩書與今不類者輒以
意更之使得見此書亦當瞿然知其不可妄作故余急
校而錄之并增其所未備者若干條又所注書名復釐
而析之視舊本稍詳正矣然余又欲學者善觀之無徒

取一二字句之異曲爲之說反攻毛氏蓋古人引用偶
有異同如同一左傳所載而匪交匪敖與彼交匪敖皆
兩有之王氏但載其與今異者耳豈可便據此謂必當
作匪交乎又毛詩今所傳亦有譌如朔月辛卯今皆譌
爲朔日辛卯矣家伯維宰今皆譌爲家伯冢宰矣此非
三家之文乃轉寫致誤而舉世習讀鮮有知其譌者余
恐後世反得議此書之漏是以并附著焉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癸巳

何氏以三百篇之詩分屬世次不與通行本同始於公
劉訖於下泉其先後頗難盡信然此亦自成一家之學
其書二十八卷配以宿名首角終軫每卷之首各有小

引又有原引爲卷首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前又有屬引爲卷後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後今此裝潢本於卷首之下將各卷首篇小引抽出竄置一處下又即將卷後一篇繫焉以下詩之次第仍同今本以關雎爲首殷武爲末茫然無復卷數大失著書之本意矣其屬引一篇蓋倣序卦而爲之屬以聯屬爲義若知後世必有紛更之者而殿以此篇其序灼然可尋庶幾淆亂之餘不難復舊今當於原引之下仍以小引散之各卷之首依角亢氏房等宿名自尋之則二十八卷乃成爲何氏之書而以屬引終焉則與本題卷後之名亦相脗合矣

春秋尊王發微跋 丁酉

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蓋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脫文者矣孫氏謂孔子專筆削之任舊史有闕必從而刊正之此始後來傳者脫漏耳豈其然哉士匄不伐喪春秋之所善也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如是句能行之何至有廢命之責且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軍之善政也受命以出知敵之不可勝亦將老師費財不惜千萬人之命以求一逞而俱殲焉然後爲不廢命哉苟知其難而全軍以還君子猶善之況於不伐喪乎孫氏此書昔人謂其論多苛刻而

在當時則甚重之歐陽氏謂其得春秋本義為多要之言亦以人重也有得舊本見示者因令學徒鈔之向見通志堂有版本未知視此何如當從友人借以相校始可定耳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癸未盧某書

張氏 洽 春秋集傳跋 癸丑

張氏為朱子門人宋史載道學傳所著有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二十七卷春秋集註十一卷并綱領一卷今集註并綱領已刻入通志堂經解中而集傳無聞焉秀水朱氏經義考亦疑其已佚蓋學者之不得見久矣今湖州嚴文學久能復得其書喜甚乃元延祐元年所梓雖所缺尚有七卷 十八至二十一又二十一

三至二十六皆缺 而其採擇之精立論之確即於此可得其崖

略其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見於集註而傳亦著之他若論天子諸侯昏禮不親迎責隱公之不朝聘於王朝責文公之昏惰不親會伯主以取晉怒而於齊商人弑君之賊不能告天子方伯以致討及其見侵反使命卿往而求平焉此皆大義凜然非若孫氏之多刻覈胡氏之有牽合也嚴氏其寶守之神物會合或自有時安知所缺者之不復再見乎余以塵事紛雜未能卒讀為憾漫識數語於簡末以告四方之學者俾皆留意訪求得完張氏之舊并沿革之已佚者亦再出焉豈不更大快矣乎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乙巳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

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觀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出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

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尚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 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惠定宇春秋補注跋 戊子

丙戌之春借得此本課兩兒分鈔不解文義舛謬者半
兒子師江陰朱與持黼略爲正之鈔未竟曾有湖南之
行攜之篋中兩年矣卒卒無暇理此今年至京師長夏
無事補鈔末卷元本經轉寫亦有誤復爲之一一正定
書乃完善昔杜元凱嘗謂立德不可及立功立言或可
庶幾其注左傳誠欲以當不朽之一也豈知紕繆荒略
之失亦有不能自掩焉者名位赫奕當時或未敢相難
而後之經生乃得明目張膽摘撫其短長豈非率爾之
爲累哉公卿大夫各有職業其爲學必不如經生之專
且勤何事強其所不能以爲名邪雖然元凱居其位尚
有餘力著書余則因官罷閒居僅能卒業彌不及矣書

之以識吾愧云時戊子五月書

不全宋本左傳跋 甲寅

吳興嚴久能得萃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贈不全宋本左
氏傳止四卷以示余第十八卷襄五起二十六年至二
十八年第二十二卷昭三起八年至十二年第二十三
卷昭四起十三年至十七年第二十四卷昭五起十八
年至二十四年觀其避諱至寧宗殆亦南宋本獨昭二
十年傳載衛侯賜析朱鉏北宮喜謚杜注云皆死而賜
謚及墓田傳終言之王深寧所見本乃未死而賜謚及
墓田傳終而言之載於困學紀聞若果如此杜氏不應
無譏何義門氏曾見此本獨無未字而字爲闔百詩言

之聞大喜乃余今亦得見之而證何氏之言信不誣日本國亦有此不誤之本參相證而知近本亦尚沿王氏所見之本非善本也速當改正必如是而後杜注所云傳終言之之義始明太平御覽所引傳凡標昭五昭六者乃其卷數非年也至近來所分卷亦非復當日之舊矣會于夷儀之歲一段宋本尚在襄五卷之首二十六年之前杜注云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其語甚明近本竟改置前年之末矣宋本之可貴蓋不止一端也是書不用圈隔不載音義卷末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中間亦有一二字誤皆人所易曉云

書公羊注疏後 己亥

此書雖列十三經中能畱意者絕少蓋公羊氏以經生之見測聖人而聖人幾爲亂名改制之尤今當聖道大明之日固夫人而知其說之謬矣雖然漢治公羊家者有醇儒焉有名臣焉讀一書卽能得一書之益今人見解議論遠過古人而行反不逮何也乾隆戊戌余讀春秋繁露旣已尋其脫簡審其譌文而正之余因思董生頗精公羊家言爲之沿流溯源則是書不可不讀獨恨何氏之識遠不逮江都故其說多苛碎不經之談而疏必爲之依阿其閒不敢直斷以爲非是此猶是漢人欲伸師學之見要其繆盪亦不待摘抉而後見也何氏文

筆未善故其言多有晦僂難曉者疏獨能通之其所引春秋說與諸緯書俱已不傳後世亦賴是見其一二廁諸疏中視論語孟子猶當勝也閱起於臘之八日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始輟功云

方望溪鍾蔗經兩先生刪訂周禮訂義書後

平

今上登極之初纂脩三禮望溪先生爲總裁選通禮學者爲纂脩大興鍾蔗經先生與焉名晚字勵暇官至禮部儀制司郎中蔗經其晚年自號也此周禮訂義乃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所著其用朱筆點勘者蔗經也用綠筆審正者望溪也別其是非擇所去取蔗經先之望溪成之閒亦有異同焉此正脩三禮時所相與衡校之底

本也計凡舊人禮說皆當有望溪點定者卽蔗經所刊脩亦不止此而此一書適爲烏程丁小正氏所得出示余皆二公眞跡也余不及登望溪之門獨於蔗經遊從最熟及其老而依子宦遊也余一見之於南昌又見之於松江又見之於江寧詒余祭禮考一冊今斯人不可作矣觀其遺墨莊謹不苟恍如見其爲人望溪有評史記眞筆在北平黃氏亦用綠色筆與此正同豈以此自識別耶蔗經富於經學著書甚多其子觀察君居憂嬰疾今不知何似未知其能爲乃翁表章否也偶繙此書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次點以康成六事廉爲本之說爲不然廉猶廉問廉察也蔗經不刪亦似有取爾者

意竊疑之曰聽曰弊意已足該何必變其文而曰廉問其善乎廉問其能乎謂察爲廉經無他比六計具有功狀聽之於始弊之於終其人已無可匿何必如後世之寄耳目於人使爲刺探而後其真可得耶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羣吏則小臣爲多矣而曰廉非所貴乎且廉訪之字古亦不作廉古作覘字惜乎當日不能就蔗經而請正之今質之小正幸有以語我 乾隆四十六年閏月十一日後學盧某跋

魏華父儀禮要義跋

甲寅

此書五十卷世罕流傳聚樂堂藝文目有之朱錫鬯載之經義考然未之見也烏程嚴文學元照聞杭州汪氏

新得此書猶是宋刻亟以二百六十千轉購之甚寶惜手鈔副本以示索觀者而刻本不輕出也余至其家始得見之此書分段錄賈氏之疏每段先標大指爲提綱以下但載賈疏魏氏絕無論說余時爲儀禮注疏詳校取以覆對其譌舛處與近世本大略相似朱子通解雖有改正而亦未能盡則知此一書之傳譌也久矣今此上方聞著溫本一二異同不多見其經注闕者亦未之補也然每段括其大要使考究者易於尋求則此書亦不可廢以朱氏過目之書廣博爲人所不易及而今乃得見其所未見者可不爲幸歟

書校本儀禮後

丙申

昔吾從兄宇安兵部宏嘉家居時嘗爲人說儀禮余時年尚小但聞說性體長脅短脅與今世所稱無異又謂宰相必用讀書人茲言良不誣亦因讀儀禮有感而發也嗣後秀水盛君庸三世佐從余師桑我甫先生於南屏精舍講此書盛君以所得著爲集傳疏其凝滯約其旨歸余讀而善之亦遂有志於是以爲禮之節次皆出於自然苟得其一不難以三隅反也聞於賈氏疏亦嘗訂正其誤有出於館閣校本之外者然以云融貫則卒莫能自信今年江都汪君容甫中語余曾見宋本儀禮鄭氏注與今本有異同余因假其傳錄者以歸卽用注疏本就文改之然宋本鄭氏注實與賈疏先後次第多

不符同當是賈氏未疏之前所傳本不一卽他經亦有之然則此注自當單行余乃就有疏本錄之爲不審也後之讀者其勿以疏而疑宋本注之未是庶幾得之盛君於今本鄭注之誤亦疑之以爲當作某今得本證之良是於此益服其精思爲不可及也兵部兄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至郎中適宗人有爲太司馬者避嫌遂乞歸一子早死其遺書多散失余曩所聞特其淺淺者耳盛君乾隆十三年進士爲合雲南有解銅之役卒於江南儀徵舟次其書之在亡不可知其大略則錫山秦大司寇嘗取之載於五禮通考內矣附著之以見余之所以知讀此書者實由於二君云

於後知容甫所云宋本非真宋本也其鄭注前後移
易乃據元敖繼公集說本耳甲寅正月記

新刻大戴禮跋庚辰

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經術迪後進於漢唐諸儒說經之
書既逸得若干種付剞劂氏以行世猶以大戴者孔門
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多散見於是書自宋元以來諸
本日益譌舛馴至不可讀欲加是正以傳諸學者知文
弔與休寧戴君震夙嘗留意是書因索其本并集眾家
本參伍以求其是義有疑者常手疏下問往復再四而
後定凡二年始竣事蓋其慎也如此余嘗謂此書之極
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

復也博學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為棘人每誦君
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皆也
孔子三朝記其文不能閱深疑出漢後人所傳會學者
當分別觀之戴君丁丑年所見余本即元時本耳自後
余凡六七讐校始得自信無大謬誤刻成覆閱又得數
事今附見於後以此益知學問之道無窮心思之用亦
無窮庶幾來者亦將有所得乎此也

哀公問五義篇躬為匹夫而願富案躬字疑本是窮字

夏小正篇將閒諸則案閒字疑當作閑字

保傅篇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注安或為隱案隱字疑

當作陽下
隱陵君同

曾子立事篇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案上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當

云不改蓋當作補則不復矣形近而訛下文云其下復而能改也可知當作復字無疑

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注諫卿大夫案注

中諫字當作謂字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

案此語朱子亦謂不可解竊疑

擾乃擾字之譌服虔注揚雄賦云擾古之善塗墍者王伯厚校此篇一無阻字則當為擾以泥之無疑蓋擾亦本作擾形近易譌也

衛將軍文子篇主人間之以成注公西赤間之以成家語云眾人間之為成主或聲誤也

案此不見何字為聲誤疑自家

語以下後人妄增入

又是卜商之行也注如斲言便能

案當作使能形近而譌

盛德篇蒿宮注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

案之字當作不字

文王官人篇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位隱顯也

案此注余初疑位乃謂字因聲誤今案當作猶字形誤耳

夏小正補注書後辛未

夏商之書傳者無幾學者往往以不克盡見為憾然即

其零章斷簡求之則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法又未嘗不

可得而見也戴氏之傳夏小正傳去聲可謂精矣所辨析

不過字句之閒而有以通乎作者之本意夫古人元非

若後世之求工於文也然道德有於身則明天時察物

理通人事立國制無在非性命之旨寓焉而文自從之

矣濟陽張爾岐稷若氏採金仁山之注附於傳而又為

之說今崑圃黃先生復因其本增訂之以傳於世吾觀先生之說也於綏多女士見夏道尊命近人而忠焉於豺祭獸見夏之先賞後罰先祿後威焉於其終篇再書隕麋角而以爲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故於夏不言隕鹿角且證之以易姤復之義焉則微獨一代之大經大法如公田入學之制可以考見而并其精微之蘊亦如將見之豈非讀書之善者哉此書明王廷相楊慎皆有纂輯余未之見見先生之說當無以過之矣有一二舛誤蓋校者之未審云 乾隆十六年五月八日識

書楊文定公大學中庸講義後

庚辰

公卒之明年余方至京師已不及見公今來公之鄉得

交公之子蒼毓

應詢

登公之堂匪飾匪崇公歷事

三朝宦蹟烜赫而澹泊寧靜不改寒士之素於此亦可見公自少卽深究性理之學李文貞主禮部試時以此發策獨賞公對爲粹然一出於正自此成進士從文貞受業益極意於學此乃公讀大學中庸有所得手疏以質諸文貞者文貞爲點定且評其後曰圓融潔靜枝蔓去而根本呈其師弟之間相契若此此可見當時士大夫相深以學問相漸以義理爲一時盛事惜余生已晚不及見然一朝得見兩大賢遺墨所言又皆聖賢之精義抑亦可謂幸焉公嘗揭經書言學指要示學者其功在敬與義其歸在於盡誠而達天此以中庸知人知天

爲知人之所以爲人與天之所以命人者智以開仁之
先明善爲誠身之本公之於學不專守章句而獨得其
要領與朱子平日先知後行之言正相脗合而非爲苟
異也豈徒詹詹治經生家言者之所能彷彿也哉

孟子注疏校本書後

丙申

趙邠鄉注孟子今所傳監本汲古閣本凡與疏相連者
多被增損失趙注之舊矣趙氏於每一章後皆有章指
作疏者徑削去之仍取其辭置於疏首而又不盡用也
獨於章指所用事辭往往於疏內具釋之然則何以知
章指爲作疏人所去也其於恥之於人大矣章具著之
矣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

敢棄之而不明是以疏內釋章指之語者不一而足當
館閣校刻經史時於此書未嘗前後契勘於是見注無
其文而疏乃爲之具釋者則疑以爲衍文或又以爲他
書誤入於此或徑刪去之或雖刪而仍錄其疏於考證
中乃亦有疑今所傳趙注之不全者畧論差互皆不知
有章指二字之名目也乾隆辛巳余從吳友朱文游與
處借得毛斧季所臨吳匏菴校本乃始見所爲章指者
獨於末卷缺如也後見余仲林蕭容所纂五經鉤沈亦
復如是更後乃聞有何仲子校本則所缺者獨完求之
累歲不獲今江都汪容甫乃始以其錄自何本者借余
遂得補錄以成完書計今年丙申上距辛巳十六年矣

及老眼猶明得還漢人舊觀豈不大快也哉更有孟子
篇敘亦出趙氏世知之者蓋鮮余意欲先鈔篇敘與章
指孤行而注之為後人增損者亦不可不復其舊誠得
好古而有力者合而梓之則尤為善之善已疏非孫宣
公所撰而假託其名宣公有音義序作疏者即略改數
語便以為正義序此尤為作偽之明驗昔人譏其疎陋
不足觀非過論也

附孟子異文 行者有裹囊也 曰伯夷何如趙注無伊

尹二字今本 曰然則有同與 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能濟者也 古之為市也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

乎 放勳日勞之來之 有攸不惟臣 事在易而

求之難 政不足與閒也 則使人導之出疆無君

王使人瞞夫子今作 今之事君者皆曰此惟注

皆字 無不知愛其親者 夫子之設科也 萬子曰

一鄉皆稱善人焉

句讀之異 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句 有人不得句

雖由此句 霸王不異矣 至大至剛以直句 宜

與句 夫禮若不相似然 使虞敦匠句 事嚴 季孫

曰異哉子叔人疑

十一經問對跋丙申

此元時茂林何異孫所著也黃氏書目云設為經疑以
為科場對答之用今案何氏自敘其緣起乃因小學訓

推經堂文集 卷八
導爲學生承問失對而停職故輯爲是書以助蒙訓非爲科場設也元時爲校官者必先試而後授之及至官不得不勉盡其教人之責撰爲講義以時示諸生其弊雖亦文具而已然賢者尙能舉其職不賢者亦知顧其名自今觀之猶令人慨然思古風焉是書固爲教小學設然其所訓亦有折衷儒先擇取精當而不唯以一家之言爲墨守者惡得而廢諸異孫之履行吾未知其詳其二云豐城開州治之八月會二教諭於講堂因言及按察責訓導之事考豐城之升爲富州在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也書成而序繫以戊戌則大德二年也異孫蓋嘗爲校官於豐城者書中引王稼村先生講義講莫春浴

沂爲實周之夏五月且云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則稼村必是杭之校官而郡志闕焉其名不可考矣志唯載何庚孫嘗爲吾杭教授竊疑庚孫必異孫之譌惟其同官故知之詳悉如此是又當著之以諗夫脩郡志者是書有通志堂梓行本無何序卷有更易而後二卷闕文最多今本係從元版鈔得者乃毛子晉藏本紙亦糜敝然猶有可據以補通志堂之所闕者其儀禮中有兩條本有問而無對余爲足成之此書於三禮祇略舉其郭廓不若論語孟子之條析爲詳也

五禮通考跋

癸未

天地間一皆禮之所蟠際乎五禮之用猶夫四時五行

之成歲功也蓋嘗大較分之嘉近於春賓近於夏軍近於秋凶近於冬而吉實流貫乎四者之中亦猶夫土之寄王於四時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之生也孩提知愛少長知敬蓋自三才立而禮卽於是乎肇端有聖人作爲之經緯焉踵而成之者未必皆合於節文之中然亦緣情而制因義而起苟擇其宜而審行之固亦聖人之所許也吾師味經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文昭受而讀之其書包絡天地括囊人事縷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變遷之得失義未安雖昔賢之論不輕徇理苟當卽豪末之善亦必錄窮經者得以息紛紜之

訟處事者得以定畫一之準大矣哉古今之菁英盡萃於此矣洵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夫昔之有事於綴緝者通禮類禮今已不傳馬氏作考但志王禮而士庶則略且於古有今無古無今有及本無沿革者皆不之及凶禮有五而徐氏但志喪禮蓋規模大則節目益繁精力固慮有不逮也先生之書豈非獨冠古今者乎願說者謂士當求合先王之意已耳而不必屑屑於既往之迹此大不然孟子當籍去禮壞之後故不得已而爲約略記憶之辭孔子之時文武未墜則大小無所不學杞宋無徵而夏殷未嘗不能言也上考三代下暨百世所因之禮損益可知臚而列之究其變而常道之不可易

者益以著以此知聖人之亦必有取於是書也明矣文
弘惜學竊快覩是書之成敬識數言於簡末云

廣韻跋

戊寅

此本鈔版年月無可考觀其獨避宋孝光寧二帝諱脊
停字皆缺筆十九鐸內有廓字無擴字疑在寧理二朝
時所刊也明時有內庫版行本孫北海春明夢餘錄所
載凡二百五十五葉今此五卷并敘計之止百八十四
葉注已經刪整朱錫鬯謂明中涓亦有刪本然此本不
避明帝諱知非勝國所刊目錄所注獨用同用卷內多
有異同其分併處亦非本真吳下張氏重刊宋本注比
此爲完而上平二十一殷作欣去聲四十三映作敬與

此不同殷與敬皆宋所當諱而一避一否此不可曉也
孫恂作此書本名唐韻祥符重脩始易以廣韻之名而
鼂公武讀書志卽以廣韻爲孫恂增加陸法言之書豈
誤記耶抑廣韻卽唐韻本無分別耶明末嘉定陸元輔
自言於范秋濤處得見唐韻五冊此本如在安得好事
者求而表章之

張萱彙雅前編書後

癸巳

考明史藝文志此書尚有後編今此特前編耳有吳郡
趙頤光冢經籍八字印頤光卽宦光字凡夫乃著說文
長箋者此書有殊墨字皆其筆也末復篆十二字己酉
三月廿二下春天階館閱書刻於明神廟之三十四年

歲在乙巳己酉卽其後四年耳豈好大言其題辭云余
 爲字鱗計非十年不敢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
 凡夫題其上云果可廢則吾書亦廢矣快哉快哉其然
 豈然案凡夫之爲長箋亦自矜詡而顧寧人頗抉摘其
 疵謬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也通篇俱有句讀標識則
 本朝康熙辛酉歲常熟許玉森所加也有數字識卷末

弟子武進丁履恆基士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抱經堂文集卷第九

跋二

東里 盧文昭 紹弓

書吳槎客所藏不全宋本漢書後

汲古所梓漢書當是據北宋本此疑是南宋本誤字亦
 少汪文盛本殆亦從此本出今世所通行者顏注尙有
 脫落何論蕭該子京主劉而此獨全可寶也然余則謂
 設使當世有重雕者其款式自當依此其文字有斷然
 知其誤者不必因有宋人校語而反改不誤者以使之
 誤在擇而取之可也如是將使後人寶我
 朝之本轉勝於寶宋本多多矣余老矣槎客強力有餘

當亟圖之余亦當蠱沒少佐其成焉

竹書紀年統箋跋

辛未

歲辛未余館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門下士知名者

眾顧獨詫癸卯主江南試所得三人曰任翼聖

啓運 陳

亦韓祖范徐位山文靖此三人者其學皆博而醇且曰

人但侈榜中有狀元孰若得一二不行之士哉任既宦

達名益著陳徐亦竝以經學徵陳老不至徐君年亦八

十五矣健獨應徵此書迺其近著也一日徐君來先生

令余出見先生家多客而獨徐見者此先生待余意不

薄也他日至其館猶握三寸管低頭著書不輟云此紀

年統箋者徐君所著書之一也紀年舊有沈休文注乃

後人取宋書符瑞志附益之非注也今徐君始與之疏
通證明疑者得以渙然冰釋然他書引紀年文自晉建
國以來以晉君始立之年爲元戰國時則以魏君始立
之年爲元而今本皆一以周王之元爲元疑後人改之
非其本真也然各本竝同亦無由復其舊矣史記注中
又往往以年表爲紀年非此紀年也昔譙周作古史考
以糾史遷之謬司馬彪條吉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
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今余方著史記續考證未竟
得此書以相參覆庶可無憾矣

題越絕後

辛未

此書爲漢更始建武之際會稽袁康之所作又屬其邑

人吳平定之觀其篇中離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論
衡案書篇稱會稽吳君高之越紐錄向雄不能過越紐
卽越絕君高卽平之字無疑則以是書專屬平所撰矣
其首篇乃託之子貢復託之子胥且以小藝之文未足
自稱爲言其所載略與吳越春秋同蓋雜採諸書而成
故往往有異文駁義如伍胥又以爲申胥逢同又以爲
馮同類參錯不一康行事無所考然由此書以想其爲
人蓋其生適當雲集龍鬪之時負其奇氣欲有所試而
卒不爲人用故無所表見於世乃借胥倪種蠡之事會
萃增益之以發揮己意云爾雖其自言欲竊附於春秋
而實不離乎短長家之餘習其文奇而不典華而少實

且亦多庸猥煩複蓋其辭又出國策下矣予偶得明張
佳嗣校槧本後又得吳瑄本相參校吳本有脫文張本
皆就其闕補之至不能補者乃作一方圍予意所脫必
不止是吳本僅空一字者乃轉寫旣久失其所脫字數
故耳不當僅作一方圍於中也 乾隆十六年五月三
日識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越絕外
傳記吳地傳第三合本次第如是然案本事篇以越
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又云始於太
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糴次九術次兵法終
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案吳地首稱太伯當卽

此篇然今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不相應豈為後人所買亂歟

其最無理者如稱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鄙倍至此他如論堯舜不慈孝皆不可訓舜不聞

有兄獨此書稱舜兄狂弟傲可以廣異聞云

舜後母下或當

有弟字但有廢之封在有天下之後與所言亦不合

中興館閣錄續錄跋

丁酉

古人居其官則思舉其職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

雖忝竊清華而當其時不能多購書若洪氏之詞

家諱改

苑羣書亦解組後所傳錄也今又得此書復校而錄之

年六十有一矣玉堂天上余之徘徊慨想情有倍深於

歐公者顧不能成一書以頌颺

本朝

列聖恩禮之盛常用內疚秀水朱竹垞氏有瀛洲道古

錄亦未之見此書宜在所取材者也卷或脫亡篇第疑

亦有顛錯無所取以補正游侶揚万里之名自是本來

如此他人則有作似作萬者而此二人獨不爾可據之

以正宋史也

書鈞磯立談後

丁酉

此書南唐國亡後記其興衰之概不知何人著或云是

史虛白其自序云叟山東人清泰中隨先校書避地江

表父子皆不以進取為念書中有云山東有隱君子者

與韓熙載同時南渡以說于宋齊邱齊邱引以見烈祖

擢爲校書郎不能用其言也於是放意泉石遂卒不仕此殆卽其先人歟是書於忠佞功罪之迹可稱實錄徐鉉等撰江南錄誣潘佑之死以妖妄叟雖未見其書而疑其必有曲筆爲書佑以直諫死使後之人不信其謬悠其用意抑何至也序云得百二十許條今計之祇三十條然要領已無不盡且相傳止一卷未必本書多於此三倍也曹氏刻本多譌脫此本爲何小山所傳較完善因傳錄之

夢梁錄跋

丁酉

宋南渡以臨安爲行在所其後乃遂安於是也朝廷之儀式與夫里巷之風俗日增月新殆將跨汴京焉是書

爲錢唐吳自牧著當宋社已屋而爲之追述其盛題云夢梁意可見矣序無紀元而但書甲戌若在咸淳則故都尙無恙也閱一甲子則當在元順帝時斯時元之爲元不猶夫宋之季世也哉汴亡而夢華作其地已淪異域孟氏特仿像而得之今茲所紀則皆耳目所素習者鐘虞不移井邑如故凡夫可欣可樂之事皆適成可悲可涕之端作者於此殆有難乎爲情者焉浙江通志載此書十卷者非全本今從蘇州吳伊仲秀才翊鳳處借得此書二十卷乃足本令人錄而傳之脫誤尙多惜無別本參正云

書歸潛志後

丙申

此書記金源人物文雅風流殊不減江以南卽一二諧
謔語亦多有可觀讀者皆知愛之余謂京叔際危亂之
時國亡之後幸而完歸追述交游間見以著爲是書脩
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乃其論一代之盛衰與其所以
亡者實爲確當可爲後來之龜鑑其言曰章宗政令脩
舉文治爛然稱極盛矣然文學止於辭章不知講明經
術爲保國保民之道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
多預政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
持長世之策此所以啓後嗣之弱也噫金之盛衰相倚
之幾此數語者實盡之矣又自言經喪亂後乃識溫飽
安逸之味斯言也亦可以醒人人誠能知此則躁擾之

胸可平而奢競之緣亦無不可淡矣真閱歷有得之言
哉錄竟因爲識數語於簡末

兩漢刊誤補遺跋

甲午

曩余讀漢書見監本所載宋人校勘語大率淺陋居多
甚有鹵莽滅裂不考原委不究體勢於本無可疑者而
亦疑之刪改憑臆傳布至今館閣有考證之作駁而正
之未盡也余嘗思前人豈無見及此者今得吳斗南兩
漢刊誤補遺讀之而不勝躍然喜也吳氏自以後進不
欲斥言前輩名公之失而曰補遺不曰糾繆此其用意
良厚於劉氏離句之誤則曰或傳錄使然蓋雖辨駁之
中而仍不失謙退之意其所徵引鑿鑿皆有據依又可

通於他書蓋不僅史漢之功臣三劉之爭友也惜重校
經籍刊刻時未及見是書故所載一仍監本之舊而於
此書未嘗稱引及之世之知此書者絕鮮余乃今見之
始知後人果不可輕量前輩也所借本多譌字余稍爲
正之而後錄之儻與我有同好者欲爲傳鈔余不敢靳
至斗南出處已見秀水朱氏跋中茲不復及云

新唐書糾繆跋

辛卯

此書言新唐書之脩也其失有八誠後代作史者所當
鑒也中間糾正書事不實體例不當處固難爲歐宋解
然亦有率意抨擊絕不細審其前後語意者今略舉數
條於此如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張九齡執不可時九齡

已爲相妃故但諷以宰相可常處不云宰相可得也太
子之廢在九齡罷相後故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正
言終九齡在相位曰太子尙不廢也吳氏乃誤解卒九
齡相如云卒以九齡爲相又誤截太子無患句不復與
上文相承遂譏云太子竟廢死安得云無患哉此誤糾
者一李栖筠傳有方清阻亂一節吳氏譏云栖筠是時
爲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土豪依
阻黷歛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爲乃
見於其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案此亦吳氏不細讀
下文之過此段乃事之緣起非正敘方清也案栖筠傳
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下云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

功擅畱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柄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此其所以載栖筠傳也方清之亂帝特使光弼分兵討之許果卽其所遣之人矣光弼竝不自行何云當載光弼傳乎此誤糾者二又張孝忠子茂宗詔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爲子親迎卒於京師遺言句成禮此情事本極明白吳氏乃誤疑亡者爲孝忠前妻其入朝者爲後妻旋又疑亡者未久而孝忠不應卽娶朝廷亦不應以妻待之史官亦不應以妻書之謬悠可笑此誤糾者三亦有因一字筆誤過於辭費者如李泌辭大學士云張說爲之固辭至崔圓亦引說爲讓而止此皆泌之言也引說誤寫引泌吳氏遂

疑其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卽明知其誤如蕭嵩代張說因與李銳文相涉說字亦誤作銳而吳氏糾之凡三百八十餘字不太辭費乎然其論之正者則固未可沒也余初借得本其序文首一葉不知何人僞撰後又借得完本乃從海虞趙闢美校刻本影鈔者序及表皆完然未卷柳宗元傳以下六條失其本文復雜取他卷中已見者綴其後余故薙之俟他日讀新唐書案吳氏之目以尋之或尙可得也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庚申鬯菴

盧某書

後得吳中舊鈔本遂補全

咸淳臨安志跋
丁酉

始余之鈔是書也不得善本求之他氏亦復然更一二

年閒友人鮑以文氏乃以不全宋刊本借余向所闕六十五六十六兩卷獨完然具備余得據以鈔入雖尙闕第六十四第九十及最末三卷然視曝書亭所鈔則已較勝矣宋本前有四圖但字已多漫漶余請友人圖之其依條有字跡而不可辨者余以方圍識其處又校對其文字異同始知外閒本刪落甚多顧力不能重寫則以字少者添於行中字多者以別紙書之綴於當卷之後且注其附麗本在何處庶來者尙可考而復焉噫世閒之書若此者多矣書賈圖利往往妄有刪削以欺人其流傳甚易真本益微矣古人以讀書者之藏書爲最善其不以此也夫

嘉泰會稽志跋

甲午

會稽志二十卷以陸務觀序考之當時郡大夫與鄉之人士其事於斯而始終之者通判施武子宿也務觀亦與焉余旣鈔得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因并鈔是書爲其無別於後來諸志本其書成之年標其目曰嘉泰會稽志猶臨安志之稱咸淳也武子嘗注蘇詩高出王龜齡之上至今學者重之務觀文筆尤爲南渡宗匠此書詳簡得中紀敘典核臨安志尙有諂權姦揚己績之失而此無有要非施爲主而佐之以陸不能鑒裁精當若是武子嘗知餘姚縣脩捍海隄此當直敘其事使後來者可圖其繼不可與自功者一視文昭先世由餘姚遷杭

州故於此二志九鄉邦文獻之所繫不敢不惓惓焉又
梁國張溥有續志八卷今書後僅載其序而其書不可
得見仍當訪求補錄以還舊觀此外郡之隸吾浙者尙
有九考之於宋志嘉禾者有岳珂志吳興者有談鑰志
四明者有羅璿志赤城者有陳耆卿志東陽者有洪遵
志信安者有毛憲志新定者有錢可則志永寧者有陳
謙志括蒼者有樓璩其書或在或亡不可悉知儻或得
見猶當傳錄之近代所脩皆詳於今而略於古則欲知
古者於舊志曷可少哉 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冬
至前一日書

蠻書跋 戊戌

蠻書十卷唐安南經略使蔡襲從事樊綽所錄以上進
者也凡管內山川道里以及詔賧等種族事迹風俗物
產一一可考其書久失傳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
出以行世乃得見焉嘗謂夷蠻爲患未有不由中國失
撫馭之所致也綽以一從事而明目張膽敢歷舉前政
之失以上聞可不謂忠於爲國者哉其言曰自大中八
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以致洞主李由獨
爲蠻所誘乘釁而起又言李象古李涿相繼誅剝令生
靈受害又言數年之間當州鎮釐革南詔入朝人數郵
傳殘薄以致入寇本使蔡襲全家并元從悉殞賊所綽
亦中箭攜印浮水渡江其長男韜及家屬皆陷蠻陬綽

之進此書也實望廟堂鑒前轍而籌長算焉實亦後世之所當奉爲著蔡者也此書多脫誤雖略爲是正而無別本可對意終歉焉然如閣羅鳳之世次則可以正新唐書之誤云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八日坐可怡亭書

書西藏見聞錄後

甲子

西藏古吐蕃地也唐宋迄明叛服不常獨向化於我朝最早百四五十年來恭順不替

列聖之所以攘其寇害卹其患災而休養生息之者雖在萬里若門庭然雍正閒懲準噶爾之擾使大臣良將鎮撫之峽江蕭君名騰麟以韜鈴成進士官川北乾隆二年以副戎移駐其地之所謂槎木多者蓋西藏之門

戶也治軍暇爲詳紀其土地物產風俗之殊異爲二十門以括之名曰西藏見聞錄令嗣錫珀梓行於世頃以示余昔漢班勇威行西域而其所記諸國事迹范史卽本之以爲傳君之書其不然乎然余獨於書中見君澤及枯骨一事爲之憮然感肅然頌君之仁焉其俗人死剗剔之屑和之以飶犬此猶必有財者方能使人爲之貧者則棄之溝壑君至募番人拾二十餘麓瘞之高阜以後月一行之在鎮五年所瘞不知其數始則土人相駭以爲異事君導以天性之愛聳以律法之嚴久之其人意惻惻亦若有動者迨君之去若失慈父母然於戲君不以異俗難化鄙其民而欲以王道漸移易之此其

運量爲何等也軍旅之治斥候之謹不足以盡君卽文墨之兼優者亦豈足以爲君譽哉嘗思人性不甚相遠而每囿於其習苟能動之以天良示之以禮教不必聖人而始化也在昔邊徼之地若交趾九真之在漢時固亦不知禮法自錫光任延爲之守而俗一變史以爲領南華風自二守始君以武臣能上體
聖天子仁覆罔外之德意引其孝慈惻隱之善性而陰消其驚害獷悍之萌此其識甚大而遠而綏輯底定之功乃在於無形也使當二守之任豈不能爲二守之所爲哉余故表而著之使來者知所慕焉

水道提綱跋

丙申

此書天台齊息園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召南字次風乾隆元年中博學宏詞科入詞林

命課 諸皇子讀墜馬骨幾折以禮部侍郎致仕主浙江敷文書院講席最久以族匪連逮訊明釋歸未幾卒此書二十八卷先海而次及諸水於諸水先經流而次及支流之巨者至支中之支則附見焉自畿甸暨天下郡縣藩衛凡聲教之所通者罔不尋源訖委秩然具列兼以度之東西極之南北較其差數則尤爲易考也昔鄭漁仲謂志地理者必以山水爲主以郡縣可更而山水不易也然水之性容有不常者加以名稱古今各別非確然有證者固亦不能定其爲卽古之某水也是書

支分條析絲聯繩貫有證者實之無證者疑之人以爲先生第取各郡邑志而輯綴之然其中亦有正郡邑志之誤者則歷代之史與夫諸家地理之書罔不參考可知也至其兼天以言地則更出於漁仲所見之外矣第臺灣在閩海外而先生敘次稍不如粵東瓊郡之詳則亦似尚有當補者至於蒙古部落等名新有更定先生不及知之矣他如僧哭勒河當爲僧枯勒河哭路鄂模當爲庫路鄂模諧音取字宜有趨避不便襲用舊文至書中有忝字當卽魯字之省文集韻有畎字又有黠字當卽站字之俗體畧字亦字書所無古但作奧而今吳越閩廣閒或加山或加水見於名人著作者不一而足

故今亦不得而削之今人名傳置之處曰站亦非古訓然黠字實未經見字更有或脫或譌以余所知者增正十餘處是書彙於其門下士浦江戴君兄弟殿海殿泗以其本貽余故得而卒讀焉若戴君者可謂不負其師者與

書徐霞客遊記後

丁酉

霞客遊記楊文定公有手鈔本余前在江陰其家以臨鈔副本畀余置之篋中不暇竟讀也今年徐之族孫筠峪鎮刻成十大冊各分上下又以貽余余老矣無能徧游宇內名山大川聊以此作臥游是不可以不讀霞客性好奇誠未免太過而能見重於黃石齋有某鄉官欲

與之相見知其魏闔黨也避不往莫酋據歸順鎮安兩
土司之地而慨當事之姑息貽患又覩緬甸之強有深
慮焉則其負性直介而又非全闕經世之務徒爲汗漫
遊者比此記所遊歷直書卽目非有意藻繪爲文章也
知言者亦正以其真而許之然大約類形家者言爲多
震客之遊裹糧無多屢頓於困而迄獲濟疑若神助其
記巡按官一遊洞而居民受科斂之患費金二百山水
之趣誠非高牙大纛者所可兼而有此又托位者所當
聞而知戒也筇峪合諸本相讐校洵善矣而繡梓尙未
盡工緻也卷之前元本間有摠敘其所歷以爲提綱者
今刻本去之似少眉目雞足山志中諸詩及石齋諸公

之詩凡鈔本所有者似亦非後人所當削也削之則仍
非全書矣余故仍以楊氏所貽之鈔本爲善本云

城東雜錄跋丁酉

吾杭人也旣冠卽客遊不能久居於杭親炙鄉前輩之
餘論又無暇網羅遺文墜事以備一鄉之典故今忽忽
老矣意殊慊焉此城東雜錄二卷乃厲樊榭徵君之所
輯也徵君居東園在杭城之東故所錄亦因以爲斷吾
祖居在東里坊其北則艮山門其東南則慶春門於東
園最相近桑磔甫先生之居在焉先君子從幼往來里
人有雙先生之稱後之人有續錄者亦可以爲東城重
矣吾祖居卽所謂數閒草堂者也今吾弟居之而吾終

年旅羈宅猶未卜憶曩從叟甫先生客中讀杜詩至過
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之句恍然卽東園風
景也故鄉殊可念倘有惠我買山貲者吾其就東園以
終老乎

書錄解題跋

丙申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
中鈔出以行其特論甚正如顏氏家訓以其崇尚釋氏
之故不列於儒家又以前志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等
書皆充樂類與聖經並列爲非當入於子錄雜藝之前
又言白玉蟾輩何可使及吾門其人殆稜稜嶽嶽識見
大有過人者不獨甄綜之富考訂之勤也陳氏名振孫

字伯玉湖之安吉縣人嘗倅莆田宰南城守嘉興台州
端平中爲浙東提舉治會稽是書中一一可考見馬貴
與旣取其書以入通考而不用其言顏氏家訓仍列儒
家樂府雜錄羯鼓錄仍列經部而目錄一門又不將陳
氏此書載入其能免於紕漏之譏乎乾隆己卯余讀禮
家居友人見示此書僅自楚辭別集以下而其他咸缺
焉乃秀水朱氏曝書亭鈔本也今距曩時十八年而始
見全書殊爲晚年之幸陳氏未嘗入館閣僅據其所見
以爲是書故卷數或多或少不必盡合於國史又鼂氏
讀書志有袁本衢本之異通考所載乃衢本而海寧陳
氏所梓者乃袁本又通考有元至大閱本本朝有武

英殿本兩者皆勝他本今校者似但据俗閒本也余客居鍾山幸以課讀餘閒少爲補綴幾自忘精力之不逮前矣

新訂書錄解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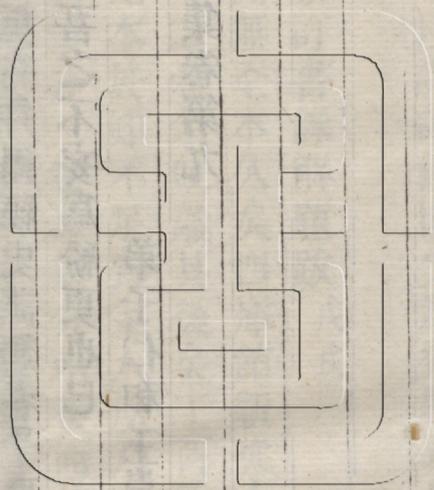
戊戌

此書外閒無全本久矣四庫館新從水樂大典中鈔出分爲二十二卷余既識其後矣丁酉王正復得此書子集數門元本於知不足齋主人所乃更取而細訂之知此書唯別集分三卷詩集分兩卷而其餘每類各自爲卷雖篇幅最少者亦不相爲聯屬余得據之定爲五十六卷元第詩集之後然後次以總集又章奏又歌詞而以文史終焉其他次第竝與館本無不同者其雜藝一

類校館本獨爲完善余遂稍加訂正而更鈔之余自己卯先見集部元本越十九年而更見子部中數門則安知將來不更有并得經史諸類者乎取以證吾所鈔者庶有以明吾之不妄爲紛更也已

弟子仁和王崇本復初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九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三

書荀子後 丙申

曩余於乾隆四年以事羈餘姚寓周巷景氏東白樓中
抽架上有楊倬注荀子一書遂手鈔之為巾箱本諸子
自老莊外唯此為得之最先也世之譏荀子者徒以其
言性惡耳然其本意則欲人之矯不善而之乎善其教
在禮其功在學性微而難知唯孟子為能即其端以溯
其本原此與性道教合一之義無少異矣然而亦言忍
性則固氣質之性也又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則在孟子時固有執氣質以爲性者荀子不尊信子思孟子之說而但習聞夫世俗之言遂不能爲探本窮原之論然其少異於眾人者眾人以氣質爲性而欲遂之荀子則以氣質爲性而欲矯之耳且卽以氣質言亦不可專謂之惡善人忠信固質之美者聖人亦謂其不可不學學禮不徒爲矯僞之具明矣荀子知夫青與藍冰與水之相因也而不悟夫性與學之相成也抑何其明於此而暗於彼哉然其中多格言至論不可廢也余後得版本不甚精曾以他本校一過今年得影鈔大字宋本後有劉向校錄奏一篇并其篇目在未經楊氏改易之先最後兩行一題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

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一題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此當在宋英宗時奉勅校定者寫極工楷而譌錯亦復不少然以校俗閒本則此本字句尙未經改竄余亟取以正余本之誤蓋十有八九焉尙當疑王深寧詩考引荀子與今本多不合至是始釋然知王氏所見之本卽此未經後人改竄之本也議兵篇有而順暴得勇力之屬句注雖依文爲解然相其文勢似不當爾江都汪容甫謂其上有脫文下有爲之化而愿爲之化而公等語則此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文則無由知之矣宋本分章處俱提行於大略篇獨否此則當倣前例爲之離絕者

也歲月如流迴憶三十八年前事若在夢境而白髮明
鏡手此一編摩挲探討不自意得見善本疑若有鬼神
爲之賜抑何幸歟

書校本賈誼新書後

己亥

新書非賈生所自爲也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
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爲然其規模節目
之間要非無所本而能憑空撰造者篇中有懷王問於
賈君之語誼豈以賈君自稱也哉過秦論史遷全錄其
文治安策見班固書者乃一篇此離而爲四五後人以
此爲是賈生平日所草創豈其然歟脩政語稱引黃帝
顓髻堯舜之辭非後人所能僞撰容經道德說等篇辭

義典雅魏晉人決不能爲吾故曰是習於賈生者萃而
爲之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遼絕可知也此乃漢魏叢
書中本近借得前明兩刻本一是宏治乙丑吳郡沈頤
刻本校者爲毛斧季又一刻本雖無沈頤名而其實卽
是沈本爲之校者吳元恭也兩校皆據宋本是正今觀
宋本科段字句有絕佳者而譌脫處亦致不少兩君一
無持擇疎矣又有明正德年一刻本題爲賈子與宋本
相出入有欽遠猷者合柳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
而爲之審定以去非從是其勤甚矣而義亦不能盡得
其閒有爲後人出己意增竄者誦之頗似順口而實非
也余殫旬日之勞合三本以校是書其不可讀者不及

十之一焉有所因則易見功也宋以前所增竄者疑亦不少此則不敢去恐其錫糠及米也捨宋本而從別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專輒而改舊所傳則吾豈敢 乾隆四十有四年冬至前四日書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壬子

今俗間所傳五家音註法言本雖以李軌爲首而以法言每篇之序并之章首則依宋人宋咸所更易非復子雲之舊矣夫序在卷終史記漢書皆然李本獨未殺亂可貴也文昭於乾隆乙巳借得江寧嚴侍讀道甫本乃李氏一家之注不爲俗本刪易因亟度於家書閣八年復假江都吳太史澄塾

紹濼

本覆校始能自信無誤矣

其書有何氏義門跋云絳雲樓舊藏李注揚子法言序篇在末卷未消本書次序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康熙己亥心友弟偶獲見之讎校謬字寄至京師冬日呵凍自校此本他日餘兒苟能讀之乃不負二父殷勤訪求善本以貽後人之意也閱此跋乃知此書流傳本末余今年七十有六矣日眇神昏而復自力爲此亦不專望於子孫第使古人之遺編完善悉復其舊俾後之學者亦獲得見完書於余懷不大愜哉

書鶴山雅言後

丁酉

此宋稅與權吳甫記其師魏文靖之言也卷軸雖無多而釋經析理正文字考制度亦略備焉吳甫又錄文靖

與袁蒙齋書之語於篇端謂學人驚於高遠者則惟以直指徑造爲能溺於卑近者則又但以記誦辭章爲事必合內外貫精粗始可以言學觀此言可以知文靖一生爲學之大旨讀此書者亦可以推類而自求之矣余從吳門朱氏借得元至正年金天瑞梓本字極精楷而錯誤不免因以所知者略訂正而錄之版舊藏鶴山書院余嘗按試靖州過之想先生之遺風而求其書則舊版已亾惜乎當其時不能得是本而爲之翻梓以迪此邦之士也

荷亭辯論跋 乙未

往時見章楓山與東陽盧正夫書議其著論之失私亦

疑其用意過當或有未純近乃得荷亭辯論觀之始知其覃精研思實有灼見唯理之至是者爲歸不輕徇古人此乃其所以深信古人也百年前蕭山毛氏立論務與朱子駁幾於戟手裂眦相向微論其所言非也卽其氣象已迥與儒者不侔矣前輩山陰沈徵君冰壺清玉尙沿其餘風余嘗微諫之徵君大笑而起朱子之視聖人固當不同謂其言一無可議是無所用其思者也因一二未安而遂并疑其餘夫豈可哉此書論經而兼及古今之事績往往多創獲讀之犁然有當焉閒有與朱子異者夫非好爲異也反求之而實有所不愜云爾此書明史不載儒者亦鮮傳余從同邑宗人信波解元潮

生處鈔得之以爲如此書庶無嫌乎爲異且恐世人尊朱太甚一聞有異同便以爲必無可探則深昧作者之意矣余故欲諗夫好學深思之士而與之共讀焉毋使徒爲不知者詭病云

書學蔣通彝後

己巳

此書別朱陸之學之異較然明白學者熟觀之庶不爲曲說所誤夫人而欲爲陸氏之學亦第守陸氏之說可耳而必曰朱子亦若是何居蓋篁墩陽明諸人雖陸氏是宗然亦知朱子之不可攻也不可攻則莫若借以自助於以搖蕩天下之學朱子者使亦頽首以就吾之範圍而莫吾抗若曰子之師且不吾異子獨焉異之陸氏

之學之所以盛實由於此而朱子之學幾絕自此書出知二家之學必不可強同陸氏之學實出於禪蓋終其身弗變也而朱子則屢變而始定故有始同終異絕無始異終同觀其援據詳確爬抉底蘊而陸氏之爲禪也信然吾怪夫人之惑固有不可解者近時人又有爲陸子學譜及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等書不過復襲程王之唾餘而少變其說以爲朱子晚年其學與陸氏合其論與陸氏異此語更離礙不足辨顧反痛詆此書無知之人道聽塗說是誠何心哉

書鵬冠子後

庚辰

鵬冠子十九篇昌黎稱之柳州疑之學者多是柳蓋其

書本雜采諸家之文而成如五至之言則郭隗之告燕昭者也伍長里有司之制則管仲之告齊桓者也世兵篇又襲魯仲連遺燕將書中語謂其取賈諒鵬賦之文又奚疑近迭篇載龐子問聖人之道何先曰先人人道何先曰先兵噫此可謂知道乎彼所稱談淫詐遁者亦

孟子語殆不能自免矣

書陸農師解鵬冠子後 丙申

鵬冠子其人蓋生於末世而明於情事之變者也故其言曰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嗚呼何其辭之蹙也又曰萬賤之直不能燒一貴之曲此言其勢不足以相勝也然嘗謂君子者亦

自行其志而已奚論小人之愛憎乎我哉帥可奪也志不可奪也以勢而言賤固不勝貴矣然理之至是者自常伸於天地間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鵬冠子者蓋徒見其末而不循其本者也宋人黃東發斥其聖人貴夜行一語此又不可以辭害意也此卽中庸言不見不聞之意也若其所謂無欲之君不可與舉者乃大謬爾陸農師解是書能增成其是而不回護其非其於小學功尤深故往往有依字形立解處最為釋書之善然泰鴻篇云物之始也頊頊至其有也錄錄俗本頊頊作傾傾陸便望文為說云傾傾未正之貌不知泰鴻取元氣鴻蒙之義自當以頊頊或鴻鴻為是陸

解非矣頃因江都汪容甫向余借觀是書遂順取翻閱一過而後郵之其字下注或作某者多即其字之古文云

聚珍版本鵲冠子書後 丁酉

陸農師注鵲冠子余已為說書其後矣今年鮑君以文以武英殿聚珍版本贈余余覆閱一過與余先所得本無甚異其博選篇云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樂嗟苦三字本缺校者謂據他本增入案陸注云樂則嗟之苦則咄之其語頗與正文相合然余向見宋人黃東發日鈔載此句則是謳籍談咄不謂樂嗟苦咄也又王欽篇云家里用提注引公羊傳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

也提今刻作提校語云提一本作提今本公羊傳亦無提月之文余按徐堅初學記晦日條下引公羊傳正作提月是陸氏所見尚與唐時本不異今本公羊乃作是月後人將反以提月為誤矣又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本注有其人為首其家為貳八字今本無之又參於兩閒四字本注在天子執一以居中央下而今以為正文又天權篇注引列子亦微有更動不似元文至凡一本作某字云云者此非農師所加其中有絕無義理者大可刪去館閣新出書余力不能購今僅有此當寶而藏之

鬼谷子跋 甲寅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捭闔鉤箝之術祇可施於闇

君耳其意欲探厥意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之使得親悅於我膠固而不可離千古姦邪之愚弄其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用術一一與此書闇合未必皆見此書也來鵠有云俾闖飛箝實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茲言信矣及觀其施於常人亦必在於昏邪庸怯之輩其言曰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觀此言是亦自知其術遇正人而窮也又其抵巇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君治世所挾之術皆無所可用乎夫古大臣之

立朝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耳焉有務爲固結之術如此書所云者故曰此小人之書也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間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是務而終不免於窮亦何苦而爲此孟子云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正若人之謂矣且其術亦有至淺至陋而斷不能轉移人者如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唯恐臥安可以此語之必將說之以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

以助其情欲耳其術不更疎乎是書余年家子江都秦太史敦夫恩復曾依道藏本繡梓爲校一過今年甲寅始見錢遵王手鈔本乃知藏本之譌脫不可勝計內捷篇內至脫去正文注文其四百十有二字余亟借以補正之噫若使無此本不卽以藏本爲善本哉校旣竟因爲書其後

書韓非子後

丁酉

商韓之術用之使秦強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亾也今當聖道大明之日其說之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於禁絕若非之辭辨鋒銳瀾翻不窮人以其故尤愛之非之於說固其所專攻也如內儲外儲等篇猶今經生家所謂

策目預儲以荅主司之問者耳是本爲明趙文毅校刊本遠出他本之上余向借之北平黃崑圃先生後先生以歸余乾隆丙子以凌瀛初本校一過閱二十一年丁酉借得馮己蒼所校張鼎文本乃以葉林宗道藏本秦季公又元齋本并趙本合校者因覆取參對改正甚多張刻本固不佳然其晦澁驟難曉處轉恐似本文趙本凌本乃文從字順安知非後人不得其解而以意更定者乎注傳爲李瓚作不能盡知本意稍涉奧僻便置不說頃讀八說篇有二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趙氏疑當如左氏所云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之百解余以荀子議兵云魏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

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
百里以解此方合馮氏於崇禎戊寅一年中閱此書四
過余隔廿一年乃再閱遠不逮矣

書呂氏春秋後

庚辰

呂氏春秋一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其重
己貴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皆墨道也然君子猶有取
焉秦之君臣曷嘗能行哉獨墨子非樂而此書不然要
由成之者非一人其近墨者多也漢志謂墨家者流蓋
出於清廟之守清廟明堂也此書十二月紀非所謂順
四時而行者歟則漢志之言信也孟子尊孔子斥楊墨
書中無一言及之所稱引者莊惠公孫龍子華子諸人

耳世儒以不韋故幾欲棄絕此書然書於不韋固無與
也以秦皇之嚴秦丞相之勢燄而其爲書時寓規諷之
旨求其一言近於揣合而無有此則風俗人心之古可
以明示天下後世而不忤者也世儒不察猥欲并棄之
此與耳食何異哉

書子華子後

丙申

舊相傳以爲晉人程本所爲書名程子後更題爲子華
子凡十篇謂其人卽孔子傾蓋與語終日者也劉子政
校其書而悲其不遇宋人黃東發乃謂是豈有遇世之
正學哉余謂黃氏於其書蓋未嘗觀其深也故其所取
者特辨黃帝無鼎成上升之事耳此則應仲遠王仲任

輩皆能知之而辨之何足以重子華子余獨取有道之
 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二語非深知治天下之大體者
 焉能作斯語哉因而而不為故在上無妄作之患責而不
 詔故在下無阿意之弊所欲與聚之所惡與去之因而
 不為也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責而
 不詔也君相之大道備於斯矣是人也為政其庶幾成
 王道也歟劉向悲其不遇是也而黃氏謂其不然其所
 見之淺深固不同故若其文辭之蔚然可觀抑末也是
 書無他本可校余以意定正數字且疑最後二章類六
 朝人所傳益之者後有讀者其審諸

崔豹古今注書後 辛未

伏侯古今注見於史漢注中今其書已逸惟晉崔正熊
 書傳爾首輿服次都邑次音樂次鳥獸次魚蟲次草木
 次雜注次問答釋義凡八篇舊止一卷今本乃三卷其
 輿服篇可與司馬紹統之續志相參考也輿服志云乘
 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丈九尺五寸五百首崔書作長
 二丈九尺九寸案下諸侯王二丈一尺則天子不僅長
 丈餘可知又縵者加特也崔書作此書卷帙甚約而脫
 誤頗多後又有一書名中華古今注太學博士馬縞所
 集其序云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有關文洎乎廣
 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為中華古今注
 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爾縞蓋唐時人觀其
 所增不過數事而其書之脫誤殆有甚焉其次第亦普

更易又獨不載崔書草木一篇未審何意又如乘輿即天子之稱而縞以為天子乘輿之制其所添注若魯陽揮戈烏鵲成橋之類皆非制度所繫又若改伍伯為部伍分莎雞促織為一條唱土乃行節而誤以唱為句其書疎繆如此不足別行然崔書之脫誤則藉以取正焉且擇其續補者若干條別為一編繫於此書之後其序所云廣初疑唐初之譌也 乾隆十六年五月九日識

玉照新志跋 丁未

宋王仲言明清所著揮塵前後錄及第三錄餘話向俱鈔得之唯玉照新志未見善本今春過蘇州詣吳秀才枚士案頭適有此書乃秦西巖四磨鈔之吳方山岫者

凡五卷其分卷與明人祕笈中本六卷者不同非缺逸也前後亦有互易字句大有異同秦之外孫孫岷自江復以元人錄本對校之於是此書脫誤得補正十之七八矣余因假之至金陵清寫一本以與揮塵等錄同篋藏之向於詩話中見洪芻投竄海外而不悉其罪狀乃今於此書見之罪蓋不容於死者而僅從流徙當時之寬政如是然陳東歐陽澈與岳武穆翻不得其死何哉仲言又有投轄錄余尚未之見去 乾隆五十有二年三月六日書

書東坡志林後 戊戌

此書本謂之東坡手簡或謂之手澤而今所題者乃皆

謂之志林此五卷單行者事各從其類頗便檢閱與全集中所載無小異也稗海本則有十二卷視此更多而不分類其次序先後不同論古一卷獨無之是皆從墨跡中掇拾而成者雖判語闕亦入焉以此知手簡之名之所由來也此皆安石碑金若論古則煌煌乎大文廟此殊不類余兩本皆爲正其誤字而以稗海本爲較善云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既望後二日書

湛淵靜語跋

己亥

始余見白廷玉是書紙墨已剝敝文字脫爛致多斷續重是鄉前輩著作鈔而藏之篋中越三年從鮑君所借得一本書皆全唯序尚有闕文更一年復從鮑君所見

一本并序文亦完好喜而錄之遂成善本何義門取其辨饒雙峰論洪範五行一條謂能獨抒所得余則取其言士當愛名謂人苟不愛其名則悖逆很暴之事欲爲卽爲矣欲爲卽爲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爲名教使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其言如此有味哉余謂人之惡夫名者謂爲一事而以善自與必將以不善歸諸人故好名爲舉世所共嫉自非然也則名之在我猶影之與形實至則名歸猶形端則影正也使惡影之正彰於外也而故毀容易行以求免可乎哉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易傳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記言欲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孝經言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屈子恐脩名之不立古人曷嘗不重名也無實之名名不可好從實之名名不可不愛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名歸之有欲益而不得者若快然自便其苟賤不廉之行而猶謂吾求免於好名之譏是致人之鄙我賤我怒我辱我而曰吾甚畏夫人之愛我敬我也此豈可以欺童孺哉行己有恥恥則有所不爲此卽謂君子之愛其名也可吾安得起廷玉而一正之 乾隆己亥十有一月十日坐北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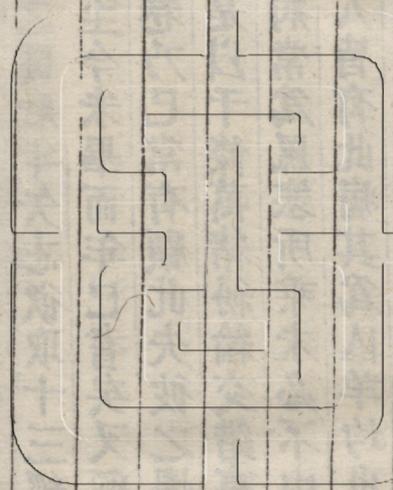
書真諾後 戊戌

脩練服食之事吾不能爲也家有此書聊復寓目其書事與史傳相涉者頗差互不可攷然吾於其中得要藥

焉其曰念不宐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此在吾尤爲對證之方也志權勢營財利侈觀美極者欲吾早已淡然不嬰於懷已終日所營營者惟在乎書策之間壯年矢志欲取十三經諸史而全校之奪於人事至今未畢而年已耆矣又經史外每見一書輒披閱盡卷乃已常有顧此失彼之懼卽一書中牽引眾書甚多是以千條萬緒紛綸交錯事有遺忘每費尋檢近來多病常爲風寒所乘未必不由此也雖然世短意常多眾人皆有此病其爲山羊均也吾寧讀吾書終不願爲頑仙矣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弟子江寧管鵬飛程萬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四

書北夢瑣言後 戊戌

富春孫光憲爲荆南高氏從事著此書凡二十卷紀唐及五代近事自云博訪於人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所紀疑皆實矣然如鄭畋崔雍之事皆不與正史符會前後復見處亦時有參差所謂耳聞不如目見雖未掩瑕要不當因而集矢也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敘次衮衮亦由藻飾之工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雅兩盧氏得葉石君鈔本刻之叢書中以爲優於前明商

氏稗海中本余今始取商氏本相比對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當時語意而妄改者間有之卽盧本亦不免也顧余十數年前偶繙太平廣記取以正此之脫誤更有出於兩本之外者倘有少年喜事者從而畢功更大妙也然就余所校已賢於舊本遠甚前罷官在京師日偶爲亾兒衷是舉唐人鉏禾日當午一詩以爲聶夷中作兒憚余不敢請退而詢北堂宏農君曰昔聞是李公垂作人以此卜其必相者得毋誤也余聞亦啞然不自憶前語之由來今觀此書實然余向者亦浴興公致誤也玉樹長埋瑤琴復絕不能竝起而告之掩卷之下益不勝其腹之悲已

侯鯖錄跋 辛丑

前題聊復翁德麟則著書之人也德麟者宋宗室名令時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五世孫也黃魯直爲宮教德麟受業焉與蘇子瞻同官潁州故其所交多一時名士後從高宗南渡襲封安定郡王紹興四年薨貧至無以爲殮宋史有其傳此書分上下兩卷而明商氏梓於稗海中者則爲八卷與趙希弁讀書附志所載卷數合蓋在當時外間或有一本傳者不同而以之相校則此本爲勝商本第五一卷全載王性之辨會真記事而演其事爲鼓子詞十二章全類俳優此書不載蓋本不當載也餘商本有而此本無者僅五條錄附於後商本譌舛

甚多而舊鈔本亦復不免雖屢經校勘仍有一二脫誤不能強補者姑闕之然已大異乎舊所傳鈔本矣其商本余亦爲補正云

書塵史後 丁酉

此書宋安陸王得臣彥輔之所著也僅三卷記其本朝君臣事跡頗可以資考鏡彥輔初受學於鄭介夫又嘗執經於胡翼之其師友多賢者故此書在宋人說部中爲最醇特其首記藝祖朝有聲登聞鼓求亾豬者此則出於流傳之言欲以見當時天下無冤民而不知非事理所宜有不記可也其言人之仕宦爲貧者多往往以所入之厚薄分美惡所相告語者輒以此噫宋當神哲

朝其風氣已如此乎余從人假得虞山毛黼季校本自言得三本參校而以何元朗所藏爲最善黼季校此書時爲康熙辛卯年七十有五矣彥輔自序此書在宋之政和乙未年八十而余之校錄此書計年正值始生之歲是爲

今上皇帝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也余方悼衰年已屆而於諸子百家之書猶廣愛兼嗜不能輕有割捨乃昔之著是書與後之校是書者其年皆過於余一星已上余用此自慰不復以空擲日力爲惜矣此書有作四卷者雖篇葉稍均然非其本來也故今所鈔仍依三卷之舊云

書石林燕語後 戊戌

此書有正德元年河南清軍御史楊宗文武所繡梓者
 余取以校稗海之本凡所缺且譌者皆相若也石林釋
 褐紹聖時有列於朝宣和五年致仕卜居湖州弁山之
 石林谷此所以為號也而說者乃謂出自天問見陳振孫書錄
 題夫焉有石林何獸能言之語雖至愚者不取以自寓
 而謂葉氏乃本諸此誠似不足辯然吾嘗推其所以致
 人之言者抑有由也其自序此書云孔子於虞仲夷逸
 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曰夫子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議抑謂初無意
 於言而言則雖未免有言以余為未嘗有言也可夫以

孔子為然公明賈之辭此猶為讀書鹵莽之失若其自
 謂有言一如無言則儼然位已於時中之聖而忘其分
 量之所稱矣且其生平以黨姦斥正為君子所不許故
 當世因其所自號又即其序之言而用以為譏不然人
 之號多矣不皆原其所自而僅見於石林又獨迷謬其
 辭以斯知有為為之也陳振孫亦湖人寧不知其鄉之
 有石林谷者又其自序陳亦必無不一寓目之理乃舍
 而從天問其微意可思也其書言國家朝章典故搢紳
 人物為詳而汪玉山韓仲止之徒亦復指摘其誤然猶
 愈於草澤之傳聞矣據其自序所云則尚有滑稽諧謔
 之辭於今殊不一二見豈其子姓刪之歟謂東坡晚又

號老泉以翁山先塋有老翁泉故名此則世人所未悉知者其言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此在今日猶然余於稗海中本補其目錄文有遺脫具註各條之下中有複重者不加削云乾隆著雍闡茂之歲孟冬二十有五

日書

書泊宅編後

丁酉

此宋方勺仁聲之所著也本浦江人嘗奉親居杭之清波門外又嘗居烏程之泊宅村村以唐元真子泊舟之所得名本亦婺人也仁聲慕同里之高躅故因以名其書其父方資嘉祐八年進士第由縣令擢鄧州教授歸老於杭以卒今通志謂其知深州者誤也書十卷而稗

海本止三卷雖非全書然亦有數條出於十卷之外者其間亦間有異同余意欲會而爲一顧卒卒無暇以爲友人江陰趙君敬夫乃欣然任其事交左易右移後從前據案疾鈔腕告乏而意猶不止未浹日而已竣遂完然無復有一之遺漏者矣余因其成書稍加槩括復令人錄出如右金華志言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此書自言元祐中應杭試有訟其戶貫不明者適蘇文忠爲帥送之獲薦遂得從公游則其文章必不在四君子後而今皆不傳僅此區區者猶不至盡爲灰燼然則士之欲修飾其辭以冀後有一日之名者其果足恃也歟哉趙君今年七十三余六十一實不知後之人位置

余二人於何所而惟是遺編陳籍紙墨之未卽渝敝者
必有人見之而憐余二人華髮盈顛猶勤勤役十指不
少輟庶幾一生耽嗜之志尚有所託以自見歟此書所
載治病方試之頗驗尤有益於世云

游宦紀聞跋 己亥

此書商氏稗海中有刻本其第四卷中有顛錯他卷亦
有脫文余得一舊鈔本考正乃始完善其言字書無禊
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禊古但作退尖古但作穢也然
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檢耳又言饅頭當用粳字見
東哲餅賦今考東賦中自作曼字卽字書中亦不見有
粳字也又言正月因避始皇諱故讀正爲征此則未確

如尙書音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
邪且政本字尙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
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見於碑刻非誤也卽李發
先跋此書稱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
書中有以啟干闕語干闕猶求官也商刻乃改干闕作
千冊古書之流傳者往往爲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笑
多類此如不見舊本又惡從而盡正之邪因有刻本而
遂廢鈔本此大不可 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坐西軒
書

輟耕錄跋 丙申

南村在元時未嘗出仕而多知國朝之典故輯史乘者

資焉至其援引證辨頗有益於學者下及細瑣諧謔之事亦可以廣見聞釋疑滯未至有傷雅道也孫大雅序謂其拾樹葉而書之夫樹葉非竹簡羊革比也其能容百名以上乎殆同戲論耶仁寶譏其勦廣客談以爲己說此自秦漢以來諸子之書已有互相出入者卽郎氏七脩類藁中不亦有閒取是書者乎然著書家誠能自抒新得不襲陳編更足貴也此書舊刻難得今所行多脫去數葉而書賈因併其目亦刊除之後此益無由覩完書矣余所收亦近時坊本訪諸藏書家始得鈔錄以補其闕閱者尙珍惜之

書七脩類藁後

丙申

此書初刻於閩中仁寶題目錄後云書者非人漏誤甚多貧賤未能更也近年吾鄉有周君俊倫者取而重雕之於舊本之誤多所刊正且益以續藁七卷但卷之三十五四十九皆有脫葉訪之郎氏子孫亦無善本可校補者矣仁寶讀書好古勤於纂輯而虛懷樂善甚望友朋之益題諸座間以求規正其志不可謂不誠矣而一時相與游從之人曾未有爲之商榷而持擇之者使當日有人焉爲之約其精華刪其犇駁資其考鏡糾其舛譌卽卷軸不必如是之多而要可與賓退揮塵輟耕諸錄頡頏矣讀是書者能不愧然於直諒多聞之難遇哉周君乃庚戌狀元兩甘先生之孫能表章前哲刻成而

以詒余余於鄉前輩之著述皆愛之重之是書多述吾杭事尤不敢不留意刪訂之說在成書之時則可在後人又難以輕議爲也讎校既訖爰書數語於後并以復於周君庶不虛其雅意云

書韓門綴學後

戊戌

韓門綴學五卷續編一卷錢塘汪抒懷先生撰先生名師韓韓門其別號也雍正十一年進士入翰林教授皇子

賜居圓明園側離家人所居僅一舍不能治其私其內子怒支婆而聽其居外御史以爲言遂罷官後主保定之蓮池書院最久晚歸里未幾卒此書仿佛顧氏日知

錄之體例先經次史以及古今事始與雜辯證徵引詳洽而攷訂精覈爲近代說部之佳者其引呂汲公之言謂白香山詩所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衛中立其字與昌黎同耳又引唐語林言文公病將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肢體無誑人云此尤可爲確證一洗孔毅夫雜說陳后山詩話之誣而絳桃柳枝之名謂皆出於傅會其論甚快此外又有談書錄一卷詩學纂聞一卷談書錄與韓門綴學皆可入雜家纂聞卽詩話也當入文史類錄中自言命纏畢月以水爲命而水在箕度推命者多引韓蘇爲說又言歐陽公耳白於面名聞天下脣不貼齒無事得謗明道雜

志又謂其鬚不掩齒今有人焉耳則白矣又無脣不貼鬚不掩之患而乃謗罵多出意外云云此則先生自寄其身世之慨矣丙寅丁卯閒余與友朋會文京邸呈先生蒙賞識丙戌提學湖南見先生於保陽錄所咏長沙古跡詩示余余所履實繼先生之後塵云先生人品無可疵議徒以家人詬誶爲累而一斥不復是可惜也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里後生盧某書

書楊武屏先生雜諍後

庚辰

人之爲學也其徑途各有所從入爲理學者宗程朱爲經學者師賈孔爲博綜之學者希踪貴與伯厚爲詞章之學者方軌子雲相如爲鈔撮之學者則漁獵乎初學

記藝文類聚諸編爲校勘之學者則規撫乎刊誤考異諸作人之力固有所不能兼抑亦關乎性情審其近而從事焉將終身以之而後可以發名成業其能有所兼者尤足貴也余年十五六從人借書讀卽鈔之久之患諸書文字多謬誤頗有志於校勘然顏介不云乎必劉向揚雄方稱斯任深愧見聞不廣遂巡不敢爲至三十外見近所刊經史其改正從前之誤固大有功矣而用意太過則不能無穿鑿之失校者不一其人則不能無差互之病於是始因其考證而續成之漸旁及乎諸子百家今余家所藏者大半經余手校者也

本朝顧亭林閩百詩何義門諸先生皆善讀書余竊慕

之江陰楊生象坤琮出其叔父武屏先生遺書示余乃知先生在日極好鈔書又善讎校有雜諍一編皆駁正舊文之誤者積塵宿穢霍然一清讀之忘倦先生為文定公從弟名名宁治縣有名古文有晉人風致閒有似漆園者詩工於言情此又其才之兼焉者已集中有寄文定公書乃知校刻經史由文定公之請而其議則自先生發之惜乎不得置先生於館閣校勘之列以其成其事故書雖成尚不能無遺憾使先生及見之所當糾正者復不少矣楊生知寶貴先生之書凡零章斷簡亦必手鈔而部次之其好學亦有足多者并附著之

再書雜諍後 乙未

此書通作一編余釐之為八卷重鈔之計前著跋語時隔十有六年矣歲在己丑余續昏先生之女孫其季也來為余繼室甚好文事若男也必能收輯先生之遺書歸余僅四年而以此書久在篋中慮或有損蝕重傷亾者意為稍稍整理之乃今可傳諸學者先生過日成誦而識又高故能聲稱同異而處決其是非不少違爽凡所援引左證不資檢閱聞先生雜著總名碎錄此雜諍者特碎錄之一類耳余甚願得其全著述而傳之楊氏多佳子弟其名琮者字象坤有志擬拾墜簡而以飢驅客於外文定公冢孫曰伯庸敦厚好考核之學不幸前一年死矣今其弟仲威敦厚亦能繼斯志余將就而謀

之當必不虛所望也

先生於經之注疏正史雜史諸子說部古今詩文咸
摘錄手鈔細字廿餘厚冊余曾借觀此楊氏所當寶
守者今歸之仲威有增訂亭林日知錄妻舅彥和
以詒余今藏於余家

山齋客譚跋丁酉

余今年在杭州求景先生之文集不可得獨得其所爲
山齋客譚八卷者於倪君嘉樹所雖小說家流然其中
多有可資以警誡者非但以志俛異雜嘲弄而已也第
五卷記瓜山土神祠引先祖書蒼府君之言謂視碑所
載神爲漢之禰正平蓋吾杭土神往往皆漢唐以來著

稱者卽如余家世居東里坊而土神乃漢之蕭鄴侯相
承已久莫考其所自來類如斯矣吾先世遺有祀田在
瓜山故吾祖時往來其地得見廟中之碑而邑志不載
今碑之在亾亦不可考後之人當以吾祖之言爲據焉
因是以推先生文集中必有與吾祖論議酬贈之作爲
後人所當知者而竟無從得能無喟然而增慨乎鈔此
書竟漫識數言於末

書鄭芷畦先生傳記後辛丑

人固有死而不亾者然子雲之書亦必待後世復有子
雲而後重苟其臭味不相入則政所謂羊叔子自佳耳
何與人事烏在其能曠世相感哉歸安丁孝廉小疋其

嗜學也若飢渴之於飲食研析異同訂正譌誤於古人未肯輕徇顧於其鄉前輩鄭芷畦先生倦然有餘慕焉爲搜集其遺聞墜事及當時諸老宿相與往還酬贈之作算成一巨編句名公爲之傳記以發揚之其勤懇之意幾如子孫之欲表章其父祖者然此何以故母亦行誼學術之相孚有不期然而然者歟先生名元慶字子餘以諸生貢太學生平著書甚富其最著者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行水金鑑百七十五卷湖錄百二十卷石柱記箋釋五卷今湖州府志實本之先生所居號小谷日晚年客遊山左卒於雍正年間兩子早亾故其詳不可得聞然取重於毛西河朱竹垞張匠門李穆堂諸公

今見於各家集中者咸班班可考歿後又有全謝山

祖

望翁覃溪

方綱

盛袖堂

百二

爲之志若傳稱道弗衰夫

以一諸生而能致此此豈可幸得者乃丁君猶以其門戶凋零遺文散失恐後來者至不能舉其姓字引以爲大感故亟亟求表章之唯恐其不至將所謂後世之子雲丁君居之無愧色哉然以示俗閒人必大笑爲迂緩不急之務殊不知古作者之精神命脈其代相嬗於千百世而未已者如磁之引鍼琥珀之拾芥蓋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雖不文感丁君之意因題數語於卷後而歸之非敢自以爲能發揚先生之盛美也

書楊恭士撰先外祖墓表後

壬子

先外祖撫畢氏姨之兩孤女爲己女長歸太學生孫青
嶼名岱曾十才子中宇台先生其祖也次歸舉人山東
樂陵縣知縣楊恭士名儻此基表後所以自稱爲子婿也古文亦名家
無後文多散失文弼曾見其集已梓者數篇而已先外
祖集中有畢節婦邵氏傳節婦二十五而寡守節十四
年而卒故外祖母視其女猶己女翼其長而嫁之親生
女祇先母一人生之日先外祖有詩見樊中集余恐有
昌黎兩婿之嫌故具著之外孫盧文弼謹識

題劉烈母詩卷後

兩子

此寧鄉孝廉劉君有洪所得於四方士大夫之詩以表
章其曾大母胡氏死烈之行者也母之夫曰肇之家於

南塘去縣遠因徵發數復營室於邑城之東時往來居
焉明已亾流賊張獻忠餘黨尙轉掠湖湘聞肇之先歸
南塘聞警遣人之城東迎妻子母與其二歲兒行中途
賊已至亟以兒授僕曰此劉氏一脈汝速負之逸吾必
不免異日收吾骨於此賊退肇之跡其處至所謂花橋
者得其尸偏體刃傷而猶不壞遂收葬焉其後再娶皆
無子而母所遺之二歲兒遂成立有後今曾元輩甚繁
衍云向使母當危急時稍一濡忍愛其兒不能去諸其
懷以冀幸賊之不至賊至矣卽能奮然不顧慷慨誓死
其自爲如此亦可無憾然此懷中弱息亦必不免於凶
人之鋒而因與之俱殲焉則劉氏之鬼其不爲若敖氏

也者幾希今母之節既皦然若此吾尤難其見義明而
審幾決身死而劉氏賴以延以視夫提攜牽率相與入
井蹈火而死者不更為處變之盡善者乎若夫不忍其
子以致不能自完其節不能自完其節而并不能自完
其子此皆可無論矣以是知母之所為尤難能也余與
孝廉友善其為人端且厚故能益揚其先人之烈於士
大夫之口母德之流衍其正未有艾已

弟子江陰湯裕帖瞻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一

